

程



水心文集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



已豈不足於二陞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釁始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

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又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盟苦戰則所謂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



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  
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  
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  
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  
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  
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  
爲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  
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  
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

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讎耻  
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  
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  
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  
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  
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  
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讎  
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於  
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



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麤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旣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叅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歛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



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  
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  
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  
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  
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  
阻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  
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  
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張爲洪流而已  
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

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  
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  
者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如疥  
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脇衣  
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  
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  
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  
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  
謹於遷敘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



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竒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母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母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饑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



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  
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  
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  
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  
安石韓絳不之較也况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  
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  
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  
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  
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

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  
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  
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  
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  
嚴將帥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  
爲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旣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  
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  
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旣敗劉延  
慶又敗蕭后夔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



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  
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  
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  
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真  
以南矣繇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  
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  
昔日之敗事旣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  
是今日之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  
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  
數十百年之後者也幹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  
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  
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  
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  
楊時則爲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  
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  
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



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  
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淞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  
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  
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  
孚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  
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  
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  
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  
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  
之讎耻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  
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壽綱范雎  
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  
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  
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  
莊之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敗忽來忽往勝  
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



唐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堞堞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繇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闌闔也弃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闌闔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



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欵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言也

###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鬪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



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衛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旣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卽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



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  
形未可決也

###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  
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  
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  
十年之外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  
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  
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

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  
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  
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  
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  
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爲  
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  
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  
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爲乘機此羣臣之款大事  
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真亂



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  
使繇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  
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  
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  
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  
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  
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以有所  
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則無  
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爲其時  
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旣  
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爲國者兩相  
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  
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時不患其悠遠而  
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  
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爲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  
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



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五六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足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濶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爲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爲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

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



和親而不敢鬪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竒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

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嘖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



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  
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  
領爲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板帳月  
椿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  
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  
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  
密爲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  
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  
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  
民力解纏起固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  
首出北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  
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  
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  
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  
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



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更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



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



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旣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



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儉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歛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知足以廣樂百侈並鬪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



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  
 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有統轉運  
 所至剗削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  
 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貪之人又因  
 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  
 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  
 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

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  
 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  
 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  
 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  
 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  
 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  
 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  
 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  
 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旣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竒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楊駐警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



於是議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  
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  
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  
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辨目前者不暇  
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  
後內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  
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  
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俊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  
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錢始

行起發役法繇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  
州之趨辦本不過數條瓜割棊布皆以分隸一州  
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  
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  
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筭息油單靨面商稅  
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  
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  
之爲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  
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



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况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飲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呈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



後人如秦檜權伎劫脇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  
弄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耻之至是  
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  
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  
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  
已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  
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  
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  
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  
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  
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  
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  
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  
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  
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  
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  
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



水心文集 卷四  
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趨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羸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

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聚爲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



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  
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  
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  
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彼國不貧宜不  
至此旣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  
雖多歛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  
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  
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椿以困民黜  
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  
人使稍收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  
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  
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  
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  
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  
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  
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  
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



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明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卽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况有大於天下者



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  
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  
制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日曉之近而游視於八  
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摧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  
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旣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  
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摧之不寬取利不輕制  
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

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  
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  
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  
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  
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  
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  
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



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  
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歆滿而覆者器也而  
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  
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  
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  
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  
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已不在物夫在已不在  
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  
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  
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  
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  
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  
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  
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  
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  
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  
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  
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



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恠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恠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力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



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  
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  
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  
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  
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  
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  
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  
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  
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  
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  
而以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  
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  
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  
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  
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  
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



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



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時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



久矣開闔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  
 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  
 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  
 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  
 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  
 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  
 取而不害而况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  
 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

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輦蹙而議之厲色而爭  
 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  
 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  
 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  
 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  
 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  
 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  
 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  
 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



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  
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  
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  
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  
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爲理財  
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  
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  
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  
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  
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  
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  
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  
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沉  
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  
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



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  
 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  
 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  
 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  
 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  
 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  
 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  
 非若後世有獫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  
 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

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  
 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  
 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  
 已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  
 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  
 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  
 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  
 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  
 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



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摯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旣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



於無所用以和為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役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眾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國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為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鬪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蓄而執事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耻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已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又自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與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必不可保



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  
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  
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有  
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  
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  
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  
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  
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  
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

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  
愧切嘆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  
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疎略矣今日之議臣不  
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  
也內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宋民  
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  
不得尚用往事爲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  
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太平  
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



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謂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謂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



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  
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  
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  
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  
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水心文集卷之四終

水心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  
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  
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  
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  
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  
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



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泐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感



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

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未大之患無以抗之



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  
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  
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旣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  
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  
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居士卒之上而  
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  
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  
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  
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  
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  
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  
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  
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  
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  
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  
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



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  
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  
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與寢處所  
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  
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爲藩鎮內外皆  
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  
欲自安而有大大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  
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  
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

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  
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  
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  
欲以與虜投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  
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  
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  
可動爵祿恩意參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僥  
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  
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



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  
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偽蓋雄  
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  
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  
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  
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  
業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  
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  
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  
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  
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  
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真  
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  
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  
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翦滅  
之立論必於不赦旣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



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鬪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

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



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  
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  
夫改之與因繇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  
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  
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  
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  
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  
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  
勤王天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刼制於虜而號令  
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  
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  
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  
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  
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  
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  
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  
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  
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



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蠡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旣而有維揚之禍牽運奔走東極海

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守而虜肯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泯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



厭倦而秦檜以爲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  
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  
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  
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  
長筭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  
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  
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  
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  
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  
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  
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  
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麤見於此然而不明  
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  
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  
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  
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  
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  
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



臣不預防邊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  
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  
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  
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  
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  
爲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  
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  
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孿縮而不能伸宿  
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  
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  
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  
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  
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  
民之頭子蹙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  
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歛皆  
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



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  
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  
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  
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  
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歛而以代戶部四總  
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  
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  
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  
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  
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  
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爲之  
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  
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  
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  
州使兵民財財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  
名屬之而已焉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  
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  
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



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繇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  
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  
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  
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  
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  
領矣宜任四人者繇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  
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  
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  
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

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  
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  
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  
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  
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  
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  
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  
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  
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



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士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

役且上教故地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士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按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



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竒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旣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



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恠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旣過不堪囚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幹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



楊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勝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終不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爲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之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幹離不同出而獨



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术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爲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羗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术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



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鄠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术再出大敗於順昌柘臯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旣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



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羗之勅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竒功者豈可賴邪在在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



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  
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  
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  
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  
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旣泛然於事機之間不  
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  
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  
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  
未返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

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  
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  
之後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  
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利而從之其實無  
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  
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  
欲急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  
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  
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



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啗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夫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恠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况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藻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



水心文集 卷五  
審事以相銜耀泂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  
眺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  
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  
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下  
切掃盡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  
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  
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  
備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  
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  
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  
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  
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  
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  
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  
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  
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泂海



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毫宋大梁地散而難一旦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渡海竒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答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



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北方猶未可圖也况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



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滄海制  
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  
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  
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  
之所以爲是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  
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  
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  
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讎  
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

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爲易焉者  
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  
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  
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  
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  
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  
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  
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  
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



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所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必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

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孳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



九心文集 卷五  
三十八  
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繇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熳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旣安旣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



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

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



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脇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



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  
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  
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旣  
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  
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  
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  
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  
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  
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  
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  
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  
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  
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  
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  
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  
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  
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  
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



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

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其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困



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  
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  
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  
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  
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  
鈴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  
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  
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滯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  
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  
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  
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  
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  
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  
亦有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  
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  
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



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廩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繇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  
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  
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旣久老成漸耗  
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悞弱加以役  
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  
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  
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  
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  
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  
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  
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一年之積弊  
以爲庸將腐闡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  
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  
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  
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  
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  
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  
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入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營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

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



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心遂至於忘讎耻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文集卷之五

終

水心文集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  
 廬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旆來  
 岩虛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  
 菓藪腴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  
 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甌閩兩邦士  
 洵洵日夜趨辛勤起芒屨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



九八文集 卷六  
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爲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瀦吳江以爲禪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  
遺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爲魚  
鳥資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  
分何誰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  
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入  
爛焉墮輪規尙見波濤驚纍然擁丘坻况彼瑣細  
者蒲莢爭紛披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之

所矜視之眇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  
非一端事近苦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縣  
憂公家迫俗陋棟宇卑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瀾  
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寘余一榻處析理定興  
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  
謹尤精人間事照見肝鬲隱忽然奮鬚髯萬事供  
指準漢士興伐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



九川文集 卷六  
困嘲擯四十七年前時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  
雨結愁愠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夜光儻無因  
早晦行自引田園多遯夫未必抱竒蘊勉發千鈞  
機一射強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  
嶽一朝盡室去菲食遭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繫出  
鷹鷂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  
美可樂合抱更連理叢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  
株見齟齬終當作大厦積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  
蒼天未爲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脩士躬耕鹿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透  
迤有室淨斐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  
巍峩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  
橫流波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厚  
纊還暄和倫類苟通明軌轍寧舛訛但憂所見弱  
繚如附松蘿輿薪豈不睹奈此斤斧何勿令學高



山所至纔獻坡如於衆穉稗收拾同穎禾雖云善  
端在坐悼良時過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  
不知數一善禳衆瘥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  
今鄉里敬墓栢垂霜柯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  
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  
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  
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  
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  
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  
視冥冥翰勿要兩脾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  
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  
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  
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  
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亾  
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塈



超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驛傳呼趨庭頭頸屈退歸闔戶胥  
 吏玩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頽漏騶僕藍  
 縷常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鞅掌中怫鬱每  
 憐莊周齊物論遣詞曠蕩違經律獨稱松栢受正  
 命舜何人哉盡倫匹萍實浮沉江漢遠劔氣騰擲  
 牛斗出招徠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檐擎  
 自貴竭人力起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  
 分寸毫釐難細詰以茲凜凜觀萬事口不敢言心

自失今朝幸續省倉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飈掩夾浦勢與黑樓頽連袂上長橋身弱屢見  
 扛苟無傾覆憂恣橫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  
 其常有時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  
 來茫茫始悟寡所諳論改色據張術小以為大空  
 令事難量玩變不覩微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  
 聞鍾過石塘

靈巖



九八文集 卷六  
五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  
鎮陟起爲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  
榮潤兼有千里陂杳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擺落  
思奮迅亾主未亾時絕色館孤峻歌聲妙款乃俎  
品窮蛤蜃援琴固停晷解甲仍轉瞬終歸寂寞人  
破釜煮枯董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  
驛空望此塔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增  
春愁異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鞿

自犬葑門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卽虛  
左品定賦織洪義明分勇懦端木語衛文洙泗皆  
卿佐孔子叙夷齊後進尙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  
鴻毛苟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  
縱無不可茲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欣余二三子  
拙力守饑臥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唯有露垂  
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



勇編排過百帙裝度高一冢見聞頗驚訕吟玩自  
欣悚余本空疎人盛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  
滄溟洵誰知畏浩博敢復議煩冗芄蘭恨柔蔓櫟  
社嫌擁腫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竿恐楊墨岐路迷  
服鄭丘林拱四隣黃策子簡要獲天寵君今幸持  
歸臥看雲生隴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稱陪京今也  
貴奕奕撰重樓峇峇立平地虛景混空蒼囂聲收

遠肆闐闐雖散濶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  
快高視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墜舒緩未爲愚疏  
達終多智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  
妖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  
日應奉稽古義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  
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占上腴邸觀角竒致是邦  
聚璀璨四顧盡憔悴狂胡誤濡足遺藝等交臂艱  
難屢省方薄遽虧頓置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  
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



九山文集 卷六  
稅人生賤苟免所尚剛強氣呼鷹飽何時暴虎怒  
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夜聞踏歌喧激烈  
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蠶利項梁起讎秦子  
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寧羨鵲居巢  
盍如蛉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  
日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  
崖十丈懸冢中有恨索遺指亭上無語傳枯禪偏

是吳人愛山急逐面分方誇凭立屋承隋唐良穩  
稱墨題熙豐尙新濕松梢莫遣風雨橫石盤自添  
苔蘚澁春來春去吳人遊足蠶層巔踣應泣

### 北齋二首

頻年寄全吳解宇雜管保前廳久傾壓後舍岌欹  
倒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瀦野穀媚  
穿杲以茲違色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  
豁愁抱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脩整畢楹  
桷正完好晴窻閑晝永夜榻初良早友朋坐雍雍



九川文集 卷六  
燕雀鳴草草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爲寶矧伊澤國  
士敗棟滅塗潦繆克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所  
歆美未必天能造卷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旣少安游燕豈不  
懷惟思舊酒務糟醇荒榛埋破瓶聚隆垤新甃連  
長堦種竹夾超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  
意象詣幽深容浪葉潤澤長芳芟亭亭兩高梧買  
自婁門街俟以歲屢寒宵若萬仞崖吾留能幾日  
齷齪強安排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孤世間香味  
悅每與腥羶偕雅故使鄭滄法語仍進俳俯同侪  
儒笑但恐好惡乖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  
短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  
夜東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闈紵袍三號趨文陛辭  
華標角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  
好但種此木高千層透日垂陰香未歇滿庭車騎  
同時列更將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九心文集 卷六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  
自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  
名其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  
同僚屬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  
官簿初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丘宗卿加  
龍圖就中兩說最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汎言心  
事依勸戒多假名器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  
者爭道分榮枯一身暫寄百骸聚植彼朱紫誰頭  
顛子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  
止事繁絲唾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獲  
專美邊頭值閑暇人物盛儲峙荒村魚米塲孤戍  
花藥市雅知足禪味翫世失憂喜但疑柳上白時  
雜髯間紫豈非久不遇感歎妨隱几回首舊隆中  
畦壠長蕤蕤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  
餞一春三月雨亭樹鬱霧澱絮重厄飛楊花蔦堆  
紫茜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  
初會面凜然抱英特霜宇搏溫霰雄辭推落筆一  
語不可選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漢家闡道術  
四達詔羣彥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  
宿立異豈夸衒子行若微罪天意委深眷以其今  
固辭可信非始戀楚熱宜縹緜峽漲難短牽回舟

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溼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  
嫵豈無濠上亭蹙步難仰俯誓言違市朝卜宅近  
幽阻沃沃葵莧畦焰焰棠杏塢朝曦濕淺瀨暮色  
生遠渚循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蘋荇依籬樊鳧  
鴈宿庭戶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乏隱淪  
箎笠自歌舞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爲滯淫  
之習坎聖所許



九川文集 卷六  
十一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  
初之子酌彼源緝潔玉斗鄭雅韻舒煩憂逸駕陵  
趨起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  
濟無桴縱橫洄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閭始開闢十  
畝終耘鋤東西兩莊舍兄弟相磨呼緬哉趨前規  
更作卻後圖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  
歸羨子鑄自迂

送馮傅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  
昏茲復罷著書梵譯專討論頽然對白法諸有不  
得存傅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  
棲泊痕相顧舉杯酒醉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  
手誅鯨鯢將軍建寶壘寸甓宜自攢於時雪五尺  
遣卒問江干答言屈大夫橫肆羣魚吞豈如衛甯  
遷舒卷常溫溫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榮襮用  
國寶誰能免沉燔要令德性脩乃挽江海渾我今  
材力盡拙計東南坤尚餘春秋志欲執左袵奔念  
子獨奈何葺屋補墻藩梅花一两拆春意到草根



九川文集 卷六  
倘見南枝榮拆寄隨驚湍

送李郭

蓋代才難看獨手衆叅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  
祐時崛起誰當紹興後嗟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  
字難力爭雀啄雪籬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  
輕富貴須臾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  
音自送青編滿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爲礮  
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歛退爲  
泉石可惜垂欲排雲宵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  
峯自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  
責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  
戈獲去年北關路永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彼  
臬博磔發覆洗塗糊召和開褊迫一日期萬年倏  
聃展長策居然西州道千仞歛歸翮鬢髮何用青



肝膽元自白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誰令閉榛  
莽回曲用蠻貊天門眈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如  
有方從今空櫝索

題李君亮義槩堂

分殮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  
易古之轅釜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  
寡特招呼幾州氓歲歲青蔬食雷聲七筯動雲湧  
床座窄昔我手行粥今也愆膂力憶汝身自孩又  
抱兒子喫豈有不足歎幸無嗟來色天爲產厥孫  
文射最高策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善知  
時教訓陶美澤築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墨我歌則  
後矣猗歟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繇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  
賣卜有問災福須呼船歎我竒疾何頻年其初過  
清肌凜然已忽腹拒遭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  
若土木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爾庸非  
天醫工万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



轉疑聚排寒盪濕加淫鬱挾風上行關隔失逆肉  
 糜皮併爲一猶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  
 豈悟顛倒緣此物彼蒼應有司殺者授柄於工無  
 乃悖我勞萬事明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  
 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  
 命已垂妻子謀執訊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頸  
 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夜聲宛轉更着此曲  
 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凡堆阜俗映岸羞爲  
 容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渟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  
 塵中衆芳拱窟宅環峒獻竒穠藤蘿異態度尺寸  
 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歎  
 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  
 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邈然百世  
 後未忝騷人風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之子歇  
 過漿斲洗氛埃胸自歎苦淹留寂寞不易供嗟我  
 老無用佞山久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魚鰕叢種



竹似束葦栽松如斷蓬小兒餽盆盂何時至周公  
會當同此任代輸助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  
月出倒影投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  
方相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莖平田回回不敢犁羣農無計相  
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  
明指休證傳言杯琰三日期注縷翻車連曉暝龍  
神波后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  
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壩哀哉震澤  
幾爲原願王頓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  
秧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  
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  
廡建鄴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九川文集 卷六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  
光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亾懷人坐太息泉竭鼎  
無湯  
往歲詹元善屢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其  
白者云此侯辣撻葉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尙  
白而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  
僞者豈將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  
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劔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  
肝鬲駭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撻胡  
虜如奴鉗嗟子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  
子持難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  
薪良玉磋磨廟中噐誰言怒海鯤鯨惡別有晴川  
鷗鳥戲心亨習坎行自孚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  
蘋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



斤兒執鋸待得三間着此風病叟扶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早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  
津翁今去何之緣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  
以頷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爲剛者  
師松無棟梁具何用稼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  
摧折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蒿笑我非實材千載

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

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爲自爭妍照耀出痕  
迹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  
手安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正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  
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



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五末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

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冰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  
懲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深指歲晏期

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任世佳人栩栩夢竟通瀉落天河澆  
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

塲兩峯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

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世孫體仁閣以

皮焉余爲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  
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花岸  
草從紛紜海雲化雨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簣超丘



九八文集 卷六  
陵魯衛百世腴夷齊萬年清翻然捨我去東風初  
渙冰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  
酒污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本日夜長友逝兄  
淪不同賞改綠移紅自若何躡磴捫蘿心獨往我  
昔迷津經上呂鬪出飛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研匣  
寒花陰回薄書奩莫離家十里山轉深琅玕滿地  
芝成林竹雞睡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過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叵羅銀  
價踴冰衫雪袴胭脂勒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予  
奪懸分毫起身齊看船勢側撓安不動濤頭高古  
來崢水鬪勝負湖邊常羸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  
流回廟長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爲敗鼓攪壕  
觀者稀千年風土去不返醉裏寃離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箒



水心文集 卷六  
柄行遇其歛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朗  
月當空住劫塵顛倒不自繇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船遍一邦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  
其俗禁斷無益反爲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  
笑滄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誇其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屢  
瀆以病旣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

虛舟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  
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詵甚喜將薙落從  
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着我麤袈裟對任大茅  
君

著存亭

馴鳥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菟浮鳧散莽  
何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迢迢繡峯任墓氣騰



騰縷雲去蛟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  
瘠渴玉井無藕何繇痊令子名高壓蘇武斃來重  
覩經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尙新墻壁護佛  
幢五丈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  
熟神去還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  
令頽泚從今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

雨君旣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  
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  
數日晴霽爾

懷玉湫龍懶心性六月困眠所未醒廣文偶來亦  
同病買田施食慇懃請誰知領縣春風邊嗔蛟怒  
鱗腥熏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遮莫雇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徑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潏溟  
瀾蕪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魴潛警夜躍鷺起衝



晨飛我老皮骨銷扶行歎透遲安得有遠志畢願  
藏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  
紛與菊明踈秋墮桃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辯  
燕秦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面墻雖養蒙意生  
豈名身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啓好游者  
幽花表窮膈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葢吐安得百萬  
株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

扶疎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徒覺  
天象舒羣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  
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  
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  
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盂熏蒸雜  
烟煤縛賣傾江湖臙脂蘸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羹  
事則已甘老山中臞以茲媚婦女又可爲嗟吁夜  
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  
閭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  
畫圖主人烏紗帽子弟繡羅襦新裝蠶紙印上記  
開闢初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  
逐皮毛麤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

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更強扶瘖聾和誤策蹇跛  
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  
咸英夫溪逢侍郎拆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  
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蠻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  
筆千人驚點化謝瑀刻渥濡透晶熒林黃橘柚重  
渚白蒹葭輕褰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  
傳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  
相穿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駮駮日送  
交嬋媛天回祖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



附恥獨賢又疑未與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  
重尋畏彫年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  
事槁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疎枝澁  
冷豔小窻露孤妍吟悲徭留嗛句喜珠離淵忽茲  
遇衆甫欲殼羞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  
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城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  
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  
耳輕且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豐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  
巴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  
來復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隣自言三世充  
拍戶官拋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  
與當壚否後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繇



來世事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  
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  
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尙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  
砭國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  
州喚不應朔風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古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  
豪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葉雨南草市  
上蘆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變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  
儒已上破荒第猶勤見未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  
葵初屬官號高士議政關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  
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



水心文集 卷六  
絲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  
折羣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袞袞上  
流蜀接更吳通桑麻滿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  
晚黃哀蘄怨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奉俚

歌爲謝兼叙離索

慶曆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  
蚓寂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  
殖同升堂若遇韓門親指畫豈有不在籍滉行水  
心可憐地如掌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莆  
中去覓掀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樸終還  
淳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於今悄復去奈何猶  
選人西風管搖落黃菊別有春范范九衢內白汗  
沾紅塵誰拋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  
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透明  
晦紛然衆竅殊趺坐凜無對

梁父吟

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  
藉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  
有超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  
免不聞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  
遂與劉備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  
相之立禪丕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

來可謂人臣之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白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  
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  
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  
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孫長息以  
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此哉何故自親漢  
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下厚其身者乎  
當幼孤之際不潔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



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則三歸反  
坵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貰貸以自汙比哉史記  
亮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  
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為梁父  
詞以傳於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

曰心誠實不欺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  
兮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  
文卻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

燔燎兮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秘  
而弗傳嘉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  
之遺老兮悲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  
嫫媿兮猶彷徨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  
猶莫知彼河之洋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旣  
風雨又艱險兮乃登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  
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  
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  
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鐵鉞而日弊兮逐亾鹿



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不遺其餘民余旣  
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爽而畏兵搢珽瑁於盜賊  
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亾之幾何兮苟亂世以自  
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耕兮隆中  
地沃衍兮宜稂種相原隰而下上兮町厥壤之百  
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腹之  
獨飽兮視歲衍其在西天旣漑之以雨露兮余又  
滋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稔而二米霜  
露下此稭穗兮余與牧之豎被之雀鼠敗其秉穗

兮余與隣之父刈之貢龠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  
萬一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  
盛德兮奔走商之暴虐蔑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  
乎此粟黻冕兮茅蒲衮衣兮襪襍余力耕而胼胝  
兮藉豐草而一息扣特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  
律歷山已蕪兮鳥下喙其鳧芘有莘之臣日以遠  
兮野老鋤其故泥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  
夫之釋耒兮故爲無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  
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履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  
踐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螭龍已臥潭谷底濕螢不  
照蒲葦叢山林卑陋無枯栢霸氣埋沒惟蒿蓬是  
時初冬未疑涸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  
採緣道野菊誰能顧饑鳥遠鴈長追隨夜聞悲鳴  
朝見飛前村雞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  
憔悴少筋骨半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  
扁舟往來何所自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  
通塞且能對酒長酣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  
國野人三十本強賣青銅百應怜跼蹐具苦爲薪  
米迫移栽向明陽妃媛儼行列土膏合根性功用  
成宿昔除香出淺紫泣露輕脉脉含愁欲誰訴折  
去情更惜方求蔽芾陰未受搔擢厄嗟余自羈旅  
何以慰新客慙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  
變蘭菊倚戶出松栢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偉幹非  
世便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愿能文乃天姿脫穎  
酬始願衆技逐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繇一途任  
重工自勸古人文已立後世皎難銜媿余莫負荷  
期子幸無倦

送陳彥羣

雨洗蝗蝻餘涼生癘瘡後今朝江上峯淨失芬霧  
垢舉觴忻有囑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濶遠別方  
嗟咎大郡得師儒高文興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  
見瓊玖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  
海論升斗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籀公才賦超卓  
傑立氣愈厚火宿無餘烟菓實甘衆口書來幸細  
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  
除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由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  
榮茂桑高旣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  
中行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  
間荆榛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  
笑喧嚶嚶何以勞比隣粗糲雜餵飭去年谷不飽  
白骨今縱橫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  
夕舊徑成溝坑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竟未  
滿肩槲植將安程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鸚鵡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  
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入學只  
愁不堪嫁時着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  
頭

王木叔祕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  
何處簫哀鼓悲塋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  
雨游四方夢竟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藏

月波樓



下林百菓春自花屋藏汀陰泉着沙光風膩雪誰  
安惜煩紅密翠空欺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  
山開四向峻屏森聳遠更寒紋練紫回靜猶浪孤  
潮夜卷西頭來海門推出冰崔嵬豈知星河遭映  
奪只使鸛雀常驚猜此村風俗淳且魯接樹移花  
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須擁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三首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妬吾州何  
巨福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  
於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  
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永嘉謂  
其有福周純臣語也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髮春復春一朝歛策去  
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



廬東鴈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文集卷之六終

水心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匙啟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  
博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  
去蜀人迎雪山峩峩大江滿柂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  
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



復少年心苦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沉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臥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屐屢折  
齒貌閑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嘲啗際莞爾諧  
宮徵麟獲無怒角鳳去愁遯尾正應晚聞道不受  
血氣使山頭蕨芽老未鎌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  
亦有藏身地小壓聲名傍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冀其親戚故人有知  
之者

兩母久未葬魂冷常夜嘶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  
泥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甕何當深九仞更與崇  
四尺

蜂兒榧歌

平林常榧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  
崖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尙麤率味嫌蜂  
兒少標律昔日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  
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羸栽添餘甘何爲滿地  
澁荔子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



水心文集 卷七  
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  
又新廩儲糧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  
諸友同作

法曹冗散人不管聞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敖米  
山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捨  
學干時卿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  
風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  
只應獨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欄  
頭奴日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  
常宛然城頽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  
雨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愬天公三辰五  
星在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蜃氣錯雜迷西東去  
年無禾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



九八文集 卷十  
三  
權少待上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  
場屋綠衫手扳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  
重海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埭刻我  
已衰頽書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  
句南伯南侯倒屣迎

只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槿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  
我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興建皇極付祝長  
官尤惻惻前碑持立示銘誠後榜七條垂訓釋冰  
清王令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  
攝不與外物相虧侵情防驕麤意防滿萬事須要  
畏爲本君不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  
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  
誠行揚于庭直詞招自  
旁盡鉏新法穢還拯疲民康  
白頭失路者冠服輝



以煌尤工抑外家減官卑輪箱纍然兩孤姪賦祿  
上團防賜書課熟讀歛衽常敬莊盤筵化蒲菟歌  
舞諱姬姜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  
反掌異存亾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  
黑汴水千里黃飄蕭離宮殿零落趁傖荒三吳通  
葦岸中禁隔龍光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  
炊饑竈雨爛曬禾場稍復卓墟墅漸能滿困倉舊  
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哀哉血腥沱狐兔久埋藏  
想其屢易主指說故侯王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慘  
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嗔扶將句中青玉案壁上烏  
絲行細抄四簷動繞看三伏涼渚清蓮葉曉露淨  
菊枝芳鶴籠翅羽濶漁鰈波浪長凜懷南狩日駭  
潰非一方當繇后請命所以再隆昌顓俊雖草莽  
象賢本虞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勸翁善眠  
食神道分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建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茗  
水頭舉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



把皆參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藏雲烟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遙青知君欲覽衆  
山小取塼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着萬象不  
語森湊泊古今日色遠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  
神舍西三畝畬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  
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絕但  
危坐山魑野虎皆趨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  
損扶參堂泐村索米未爲恥莫令木魚化龍鍾透  
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拋風烟句永結江湖  
心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覲日月無蔽虧空水互  
摧激濯足洞庭浦晞髮君山顛誰驚瘦到骨所要



清爲天部家豐屋永新縣象牀金簾春風轉提壺  
未許勸人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  
氣動却寫三賦祥光流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  
厭胡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  
堂雖窄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真  
趣推琴難挽由求論課兒讀易夜參五香燼銷沉  
澄莽鹵東家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  
斯賢侯奉明指薦棘鎖秋扉帑寶難驟識獨鑒防  
羣嗤誠云得之慰重爲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  
謾將知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踦晴霜萬里肅威  
鳳正高飛朝陽羽翩翩春梧綠蕤蕤新榮忌輕覓  
苦節誓終期

潘廣度

秦聲嗚嗚何處村楚些行歌愁斷魂光風自汎靈



草碧朗月豈受頑雲吞坐具平鋪佛义手空劫以  
前人總有一文全捨絕乘除得福便過崑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苗疎與田遠共欣永日寬更笑餘寒  
徧窮閭多樂事粲粲翠幄展惜君盍少假忽泛江  
流緬三年綱紀地一意圭玉琬臞儒道義深傲吏  
威稜淺山鞋蠟已就畫筆枯未吮不上鴈蕩峯何  
繇寄高蹇

哀輦仲至

老衰哭無淚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尚友初萌  
芽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駟中天懸明月爭欲伸  
手拏朝語日再晷夜談更五檣君文蚤貴重蜀錦  
載胡車離離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  
策垂芬葩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  
悲君混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誰寄音  
信已受南臺衙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塲畚季也守  
大玉千里畦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凌烟霞茲遊  
隱者事亦乃期屢差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秉



我烏白燭淪以蔣富茶那知是絕筆楊柳空白花  
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多生註周易遙認草玄  
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小赤心天  
與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  
君落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醵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  
置錐況有滿族喪纍纍春風未回萬山赤秋霜忽  
至凋寸碧鴟鳶利背魄凜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  
緣神仙事恣昧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永謝負  
郭田白襪已回施黃氍猶索錢書籍棄塵案笙磬  
來釣天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  
翮移漢矯月華滿庭蕪闐沉霜宇峭親交生離絕  
空歎真游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  
鷗不種自生植屢伐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  
我田呼扶偃蹇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畦唾  
相勾連敢云歲晏休翻犁趁晴暄民政今古殊憂  
樂豈異源收身卧荒刹朗月前夜圓鵲懶附枝靜  
颺饑喫牀穿爲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旋

送鞏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鶴鷁玉  
樓去湫流不並龍洲旁春風忽高行旆起酒盡何  
如添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關吏廣殿射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讒夫  
傾京師恩暮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  
爲情有山擎空雪有谷匝底冰鳥樂謾後噪猿孤  
定先鳴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崩摧韓信壇闕  
落張魯營感子奮衣去客猛意自輕笑我老何怯  
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澗村下飲醇棄糟  
醅澗村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琬而佩環染夏爲  
裳衣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掛  
昂復低飯彼章泉菽羹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鮫  
弄芙蓉旂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羌余抱茲獨  
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  
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

能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  
刳心後生懶惰自迷已聞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  
間穩上梁搜翹索楚尋舊學關雎師摯聲洋洋書  
惟見多參互解食要良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  
知醬裏投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嶽麓天與靈達  
士必垂千載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屋壁  
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潦雷電麤問胡旅窮舍鑽燧煮萊  
蕪答云自孩童蚤識竈下梧逡巡四十載翻着火  
上爐今昔豈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  
伶詞枯何以克我求往衆歸裝孤子文如繡鞏子  
行如冰壺世惟春華翫爾用秋實舖去從孔鸞翔  
勿受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  
宅五月涼如秋照夜干將白養之鋒鋌餘參魯柴  
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饒卽用東里舊圃榜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土  
斷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遙應化龍去今魚且  
復波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笑舊友從余不  
復求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徧可惜有  
眼無時見管葛褊陋空礙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



東兼水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  
戶光芒應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  
谷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  
催山杏發屢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  
未已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  
改葉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絕時有剝  
啄延臞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卑  
能蘊高而爲謙高能生明是爲賁苾鞋價長今安  
之撰屨欠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  
上吾嘗扣其微事詣理亦暢雨露待堅成風波豈  
凋喪醯雞發淺覆監虎背新樣侵尋墮老醜鬪茸  
屢監當繁霜生野色行李正悽愴恐子復未平因



書寄無恙

寄柳秘校

頗聾早謝葛亮辟少吃善著揚雄書籬風索索苦  
瓠晚山雨重重甘菊疎今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  
許堪同調咀芹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崔有頂我爲廬日君月妃霍下趨梳風洗雨耳  
自醒玉帝詔許擔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  
籍開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

神感通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  
祿高論自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  
常情拘飄零每疑夢魂到懍慌忽墮西南書韓呂  
之相以類聚程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豸  
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寫傳  
吾徒乃知山中新所得慢簡閑編皆棄餘修林遠  
嶺烁映蔽濃花近院春扶疎彫胡已饋豆邊靜黃  
獨未斲筐籃孤垂竿桐江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  
麤岷峨崔嵬畱後拒灑灑突兀催前驅莫嗔猿鶴



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袞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橐  
傾鷄飛雖地控龍臥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鬱時  
士情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雉登  
應牛鳴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  
釜斗粟營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  
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  
俗情秋幹春莢競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  
尋穿薜蘿更抽竒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鷲古  
今文人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  
聞伊洛尋源未爲失閩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  
中興年黃金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  
罄懸仰見斗皴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炤短夜苦長  
雪高水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澁雪攪筵糟涌糜要當醺酣活  
膚湊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裯裂金塗門  
扉玉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  
家至今住連牆讀書聞鷄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  
室句好還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晞顏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羸萬籤  
閱吐詞春嶽麗景行寒泉潔良工制瑚簋本爲郊  
廟設便留刊字正稍上裨袞闕遠尋豐城劔虛負  
歷山月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歇親年過八表輿  
致經九折紙逃版簿內稅役半緣絕云此新進士  
銓限凜難越廳荒茅壓頂饌惡芹縮舌哿矣無情  
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  
情上惟山遶圍下惟溪環縈此實擅清境豈以曠  
朗名土俗喜操檝五月飛駭鯨鼓聲沉沉來起走  
如狂醒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繭帳卧南



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峰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  
團外却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符  
行妖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  
居無山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  
來更待墻東笋堪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裨

燠病羸諳冷暖衣履迷單複上印自懸車來諭蒙  
擊轂東池屬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  
數株菊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賓筵煨苦蕓憐  
我歲不熟諸豪藹時彥靈美競龜玉學山留一塵  
到海空百瀆慙無歌舞伴漫有鍼石勗意闌各東  
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冰裏白正堪頻把翫何忍驟離  
拆我老如蛻蟬隨葉飄重泉欣君整佩出直上穹



穹天卓茂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奉璋承大禧顓俊  
迪深知情胡萬難齊理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偏  
質徒受亂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鑪鞞合  
一匠采桷分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傭客主兩無  
怨政刑會時雍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寧  
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携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收纓古蜜浦抱袂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  
端久衰余學廢彌隱子道尊時維冬雷數雲雪常  
晝昏火把起夜色丁鞮明齒痕小邦肥矜闕鰕蛤  
濫克盤椒橙失滋味糝絮勞傾吞詰朝報家問剪  
書徵阿孫苦陳鄉人饑采蕨啖其根倉封井花滿  
淘米安得渾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念之不遑  
處喟焉整歸鞍我老澹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  
壠潤豈救大培乾西城柳搖搖北寺江漫漫勿令  
嗟來死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  
枯澁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  
愬明光宮雲翻雨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纍珠貫冰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合管  
絃想攢風前睂應聳雪後肩又言謫匡山五老烟  
霞鮮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  
綵繩聯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蛹臥絲自裏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  
語憐我未得聞獨繭授長緒因茲服英悟郁郁副  
奇許士於淪胥中搏手架欄柱一瓦不漂零百世  
保風雨轉圜信無難滅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  
積堪重負狂波浸三伏回壑萬流阻旅情方夷猶  
霽色待舒吐樵峰濃黑散蓼岸微紅聚進舟石門  
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



凋謝後進繇求蚤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  
足留高名春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  
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隳最憐常熟令櫝韞不  
盡施溫恭化羣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  
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鱉雖芳鮮不  
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赤霄羽  
登君文石墀撲斲吁已勤礪密審所宜諒爲前峰

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櫺上光千帙亂抽翻夜挑牕下明一字寃本  
源舊師蚤傳習新友晚聞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  
會面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  
觀此心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  
月住中穀何物粲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  
聞道命如絲白屋無怨難朱門不驕易每留先人  
樸不忝素士志鴈蕩集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被



多稼永祚延餘昆紅綠修岸容冰雪淨空界蕙轉  
蘭亦回誰賦書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窑溝中有吊湘客西城南  
樓旗翻稻花風棹澁梅子雨夜邏無騷音絳紗蒙  
首去

虎長老修雙峰

九州大麓標山經蚤與天地同垂名雁蕩初傳晚  
唐世掩抑衆嶽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播遷海水枯  
竭义乃成窮搜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  
湫陽嶺何恍惚紫光碧燄長磨縈夜隨王喬玉簫  
發曉答矩那金磬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  
驅風霆胡僧猶嫌憇寂寞便房曲檻頻招迎強夫  
墜閣接雲漢却補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孔總  
亭主自住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曦蜀山眇孤獫五老急扣聘延留如大  
賓龍分自眠地蕙帳饒珠蟻巖花開恨晚谷鳥鳴



先春吊古一沈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  
皆積雲子勇書印曆憂憤著彌綸曷不草露布從  
容靜風塵低頭汲澗曲煮豆箕爲薪沮溺上之恥  
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游馬塋作歌

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塋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  
廣陌問以馬塋云未識醪醑縛籬金沙墻薜荔樓  
閣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

鞋翩翩烏鶴袖嚴勞引首金蔣後隋園摘藥煎凍  
酥小分移牀獻春酒陳通苗傅昔弄兵此地寂寞  
狐狸行聖人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  
已於茗水住盡日艣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蓼自分  
有情碧落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  
應怒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稟賦  
全其守過老蒼其行通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天



初年汝昔透胞絡衝風著筋孿和丹和乳燕煨附  
加鹽煎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痾痊隋和絕代寶氣  
命百分憐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緣不許爺執捉  
壞滅同埃烟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幾  
道泣淚迸幽泉不見孟良甫叫吻聒穹天汝爺自  
爲銘志欲金石傳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簡夫

子昔葦間從我遊未曾一詩相報酬文杏將非廟  
廊具澗蘋況是王公羞子今歛往西湖上靈雨綵  
雲供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慳水澁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  
禱祈直云天闕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暗  
來纖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  
拜請良獨難香烟鬱薄重霄間旁搜潭洞攪龍蟄  
鞭雷走電開天關天意豈令一犁緩人心正待百  
渠滿補天不及人未知禪心況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尚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令車  
馬絕桂樹未厭鈴旗重侵雲切月絳一炬擁坐排  
簷青幾峰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如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  
洗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慙老惰無精勤累月喚  
龍龍不聞水南早禾貪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尚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鰲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  
登東流看到海北風忽成冰茫茫落落簷花窮巷猶  
短檠  
撥沙得黃金百鍊瀉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  
醒空山慘馬鬣何意重爲鑛余哀不浪施留寄長  
夜炯

題處州翔峰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牀第近尋丈未爲  
褊日光旣熙麗風氣亦清展悠然不離席所得甚  
宏闡隱峰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藁粒



猶可見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絲線窄嶽  
極瀛海眩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  
一汎五湖淺萬山本四散西公此意未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曹頭文之病敖脚最所患軒其奮勇果揚復墮衰  
懦伊人殆天力卓地挺修幹歛入巖雲幽倏出星  
極爛儼如姑射女娣姒俱整粲皎如珊瑚樹塵垢  
拭杯案昔夸新龍首伏呂較蚤晏又推舊菑川耄  
老終佐漢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為晚行當奏苦疏

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答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如兒欲答母思恩重答無  
餘華堂頓有雲嶺隔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  
新批勅翠裘黃簡緣兄得朝騰巽章乞祠官願身  
暮歸怡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  
雨田自種晴田收好是天留答春處

送葉路分

猺啾獠啣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



洗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鷓鷯行切勿着  
帶貔虎傍軟荷刺少離棹短析桐穎多班露長

答李制置

鼓槌恨不投淮流復傳侯摯能按謀西州臥龍出  
長箕朝汎清洛暮營丘禹跡芴芴草萊遠實邊正  
在耕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聲催煞滾北  
平漸車淖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  
頌我亦嚴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  
前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晞  
回騫不求壠斷登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爲敵富  
逾百千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驂服可  
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  
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  
隅相視各華顛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  
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  
佳兒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



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鑄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  
從今掩蓬華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蟠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  
仰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  
相讓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  
堪指掌誰云荷天衢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  
坤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洒  
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繇子聖永命獨天  
知鶴唳空虛警雲生仗自移

時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綵雲翔鶴之異

上哀何以稱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意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制盡三  
年暫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



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  
深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  
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領閣號親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  
書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  
長鬚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賓出日歛手避浮

雲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刊千字誅長掩一  
丘墳

陽復

陽復冰潛動雲衰日界明近傳新詔綽重起舊簪  
纓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  
超昇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  
明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



水心文集 卷一  
擷英

有志雖身健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  
難湖海方連旱甌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強  
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荏苒二毛  
侵衣飲家纔足丘園意亦深臥聽牀下士時作武  
侯吟

海內言華萼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  
人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知如促膝剩把古

書陳

屏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  
書地僻門長閉年饑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  
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冀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  
風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  
伶窮

誰謂居今世無繇見古人事親曾閱上遊世葛懷



民德盛天爲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  
囂塵

插架軸三萬撐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溟渤滙羣  
川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媚學謾  
蹉蹉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槁質費吹  
噓外宅寧成相生芻早吊閭臨風兩行淚愁絕向  
輜車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勻  
亭二府蚤聞政三孤晚告靈羔裘惜光彩不肯到  
頭廳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  
桃欲寡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壠悲甚付  
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欵直廬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  
書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喚石介韓愈自  
狂疎



送陳糧料

萬里渥注出行天絕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  
神鍾鼎身雖貴簞瓢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住恰  
芳春

題費肅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費懿恭却辭金馬直歸臥錫山  
峰兩詔終不起一瓢長自從兒孫盡登第勿剪舊  
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攜太平策還上蜀江  
船帆色掛曉月艣音穿夕烟滄波不盡興收拾浣  
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  
經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橘馨應憐喜功者虛要峴  
山銘

我病屢移卜山人不面謾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  
安地上庸醫滿天邊惡曜攢歸根與復命自笑此



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壠豪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剩千  
間盡與詩書癖勿令紈綺攀傳家自翁始留筆紀  
池山

亾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賞文句語謇困喑  
嗚念子堪垂泣纍然失壯圖唯應看幻子空手縛  
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亾以山宅須利旣遷

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遒終成埋壁去不作坐禪  
留雨洗一簞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撼宿鳥漫  
啁啾

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淒涼經綸傳世上  
於此老病着身行自當掛壁斷弦從別調拂天野  
水渡新航暮春未有風雩伴且閤遺編住冢傍

西山



水心文集 卷十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  
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綵空翠雜  
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  
窮習啖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慙非美人贈採摘恣  
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

秋奇崛令誰賞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  
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縑藉知良玉藿鹽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  
書蠹簡同歸處遺簪任翳如西風好溪雨漲淚濕  
塗芻

吳叅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慟哭時事不勝  
憂貧只藏書在恩將別業酬看君用意絕身後令



名留只欲書去恩誰能樂隨青  
拜拜冲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  
山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鹽港漁樵自  
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  
情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  
分明

宿覺庵

宿覺名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  
門麥熟僧常餓茶枯客謾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  
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  
姿遣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  
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篇章義竝三遷峻書成百卷  
長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  
樹蒼

冲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  
天人應逃往事我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知想  
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

誇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貴骨野燎報  
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赴西甸晚鴉  
尋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深廣東正思憶淚激海  
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潛然淚滿祛軻喪嫌後侈參養要前  
餘甫里送錦纜館頭迎布車爲題楓葉往蟲籀不



成書里步雅澗酌東以亦車為眼賦葉由蟲離不

月夜題張提舉園 別前新碑交融對對參養要而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雁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

猜野岸鋤難遍幽根煖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

南開 品官之重下筆堪自試更與士以謝天知

送謝希孟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白頭趨幕府蚤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須驥歛

程驛梅催凍藥柁雨送春聲為語常平使開懷待

子荆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故里秋花別諸生柳絮

迎一夔開跡後六舞待時行子自調新律吾衰閱

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髣髴記前身海濶元隨浪山高別領

春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順性無生滅君應了

正因

錢知縣挽詞

水心文集 卷七 三十一



送子三爲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  
回卓魯終留愛龔黃豈蔽材雲愁且暮雪雪打又  
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襴衡居慚薄氣力何以助聲  
名松栢非無歲鹽梅會有羹又從沙際別把酒候  
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

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遄看走  
四鄰

戴肖望挽詞二首

巖巖蕭太傅寥寥鄭尚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  
除交情梅蘂盡哀意柳芽疎只有安江滿長涵夜  
月虛

老夫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返釣田瘦合歸  
犁草與地蕭瑟雲垂天慘淒無因再商畧短日送  
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映門樹水獻捲簾  
荷近局碁頻賭隣芻酒屢歌誰云祕此樂拋擲與  
流梭

包顥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  
門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專滄波霧  
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永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綵衣  
難客散碁奩閉庭虛酒盞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  
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辭魯穆饋獨著孟軻  
書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遣姓  
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  
陲卿秩恩雖早郎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



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

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突過馬周年願改京官後常趨黼展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覓薦歲常空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

東風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懽盡橐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寄鮓未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橘花晚霧雨喫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令幾日飄零隨隕風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爻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  
材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  
興哀

憐我抱空意鬢間饒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  
時柳糝春前葉松鏤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  
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籤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鳧  
留瘴月曉還落蠻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洗淨一  
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  
存忽與鍾聲近長悲磬色昏多年趙家府銷減惠  
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衰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  
來彈輕知福地欵小應靈臺笑我老何及是身惟



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遙地衙排印籠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  
頻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翰宅方信有  
閑人

趙尚書挽詩二首

材業將時偶聲名鬪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  
神力說和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插秋鬢還得自  
繇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黃篋浪失笑白蘋  
風老病猶貪活漂零各隕空長懷洞庭橘買宅傍  
墻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崦好只對此堂  
閑動石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關鎖瓊海幽夢或  
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



門真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阻  
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  
雲排峰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恠從君句  
裏分

送戴宣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  
名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還伴此  
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  
青墓壘無留菽庭荒枕舊廳惟存古題誌寶惜勝  
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冰梭間道錦玉軫斷文  
琴城漏宵添滴牕花晝減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費  
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灘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楊柳欲落盡菊花愁晚  
生書多前益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闕深處天教勤  
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興託深惜無長綆繫終使夕陽  
沉蘭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雖傷有北毀難減是  
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微三生任淺土一竈阻深  
歸藝圃筆鋒掃侯門塵柄揮何慚素車集回繞絳  
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  
源士李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廟食禾熟賽  
鷄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



水心文集 卷七  
四三  
微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  
皇闈

贈高竹有外侄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  
檠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寄老  
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  
疑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

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杭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  
情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令子幕府再  
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  
翻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  
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  
磷迷王弼宅蒿長孟郊  
墳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  
又言重把筆兼欲使  
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卽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  
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  
移春茶翠旗展霜荔錦幘垂  
更欲添幽興惟消桂  
幾枝

施翔公掌教長沙

著蔡羲前識簫韶舜後音  
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  
沉湘水汀烟闊梅花署雪深  
余行陳迹久因子一  
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節從我北城隈  
麗日明文苑繁星讓斗  
魁垂垂綠綬晚冉冉白絲  
催更莫游仙去鯨波奏  
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未朝蹟三經縮縣章  
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



九心文集 卷七  
嘗菊趣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  
爲涼

王祕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禫俄驚夜徹帷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  
歸起隧新藤茁重輦宿茵排通家只今盡老淚逐  
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羊甥良自嘉帝鄉沉迹顯囹戶衆縲  
誇釣冷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閑發岸

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二首

葉媪開新學同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  
餘苔色迷青簡蟲文蝕素書君能葺遺址堂宇勝  
於初

苦說諸梁後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黃榜未霑  
恩淡沱磨冰硯蕭條倚帳門嗟余忝宗末老病不  
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子游



傳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國夫  
人黃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顓高祖也少而發居  
建義學以教後進丞相旣貴以爲夫人之報焉  
君因義學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定十四  
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  
招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楊震名逐左  
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  
春墓草已多碧園花空復新更嫌鶯自語幽憤不  
勝陳

送張知錄

閑閱飛龍後家聲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  
瓊流落無先譽遭逢有宿緣炎洲路多少謾數去  
鴻邊







曾晦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駢駢筆硯窮時縮碧藍驥老尚能舒  
駿逸龜潛終不慕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  
閭事事談埋没平生無限意夜深樵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寄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峰端表自強因上岵巖覽  
吳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嚴公會早閨勾  
花絆客觴閑却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

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卽非無主憑  
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暮笳難  
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笑插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  
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  
鷺少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拈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  
浩蕩風帆逼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矢  
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窻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携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  
卻毅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濶處水新漲春到極  
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叅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賸淹留晚叅國論非  
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  
夢覺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  
幽伴蘆葍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  
罄禮精廬不知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忌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冥鵠舉須  
言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虧



八八文集 卷八  
處取酬償佳城况遇朱公子大旆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陂菡萏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牢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因偏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筦然新筍頓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廊寂寂爲苔地後塔陰陰造雨天坐睡不驚還自覺鬢鬚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重逢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



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熱風  
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正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  
牲鹿磬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千年鈿  
槩諱丘窮莫將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霄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  
綸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

美勒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看卽元台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顏窈眇關  
前聖管葛麤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訖癸吁嗟厄  
歲再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醒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爲萬  
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墜夢事方  
從死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  
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囂外苦論喧  
喧醉夢間我欲爲公深着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鱸好憑  
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  
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金寶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計若何來歲須將一  
戰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葉行中破還喜梅  
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  
人句散盡麤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煖後一筇無  
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爲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  
翁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  
葉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舡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  
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蚪新戲雨徑存衰  
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殂徃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  
詩靈几并致鱸魚金柑爲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沉淪虛懸東嶺來  
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割冰鱸猶脆薄重飡野  
橘尚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  
信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壤蠻觸猶  
須事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  
王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  
老卸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  
泥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起柳帶牽  
情別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龐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  
徹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  
昏三伏中籬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闕歎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

受辟生羗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楊  
雄酒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叅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厦元須獨木支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  
虞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况今消  
盡有誰知雙鳧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着繭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臞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  
豕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劍烟嵐外門掩詩



書浪泊間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  
窺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  
秩故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  
佳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  
荷雪滿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  
鑑影輝輝雙鳳失梧陰冲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  
無世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游遣俗紛飛鳥可無能  
少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戶恩尤重賓禮高  
賢意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甕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嗚嗚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  
無迹兒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  
長羣雲峯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  
流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  
疊寄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  
常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  
嘆封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麈尾頻  
揮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恠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  
會古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賸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  
趨海節與修篁自作筠諫苑舊知欣有信漆坊新  
隱嘆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  
結束樓臺穩更清  
全與好人修實地  
任教流俗趁虛名  
兒應自了書林債  
淚苦還滋墓栢榮  
今歲田荒望周急  
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藁  
穿盡遺珠簇盡花  
幾度驚教祝融泣  
一齋傳與尉佗誇  
龍鳴自滿空中韻  
鳳唼都無巧後哇  
庾信不留何遜往  
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  
河梁新駕月明初  
老人輕作三年別  
強記難忘一覽餘  
節相喜材添局務  
寺丞引類惜朝裾  
只愁戀着衙樓好  
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  
兔隨斜月滿虧輪  
瑞登韓筆名尤重  
喜動歐吟事轉神  
不道竒毛妬霜雪  
應知雅意合松椿  
龜年鶴歲猶嫌少  
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  
曾說高宗涕自揮  
兩地兵休重



富樂百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閑看魚  
簞傍釣磯身內已無塵土僻霜阡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兮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  
平野江上水流無逝音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  
楚智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綏轡臨  
樊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  
駟馬主人炊蓐候鳴鷄百年囹圄荒蓬藿萬里耕  
桑接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嘆生百疾天驥屢爲駑  
駘笑良玉空遭砒砒黜少年莊志思絕塵只今作  
計常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七言絕句

題閻才元喜雪堂三首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  
意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



泥輒麥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猥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  
堂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二首

巖巒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  
比好亦如淞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  
速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三首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  
烏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束葦熏  
天焰回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濶濶裁抱孫携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  
教覓莫鬪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峰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  
人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旆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  
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遮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  
情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卽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  
襖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填高幫濶爲  
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  
蘇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  
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漿水心村潮回再入家  
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  
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鈴舍人德久潘公三首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  
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風騷閩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遠更疎應  
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鑄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  
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  
山麓月戶風櫺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  
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  
和氣切莫多杯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  
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某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  
沉迷人海意茫茫  
公卿見了無  
奇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  
柳老吹花拂掠空  
聞說先生過  
山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槩匆匆去  
也要身寬對好山  
新扃蓬牕高  
似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  
一種風光百樣栽  
誰妬眼中無  
俗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砌蘿  
碧雲鞋底曬庭莎  
從今湖海須  
行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任一軒  
手抄六籍自忘言  
至今遺墨如  
新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駒駒暖凍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  
公死近日鄉人嘆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  
枯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  
天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  
兒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擘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  
朧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火養經年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  
爐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二首

背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  
更要明年此時節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  
姓施說似龍形都不肯  
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  
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筭高深  
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  
若比乃翁增

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  
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讓西千果交青紅  
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  
新來轉使朝宗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繇薦墨雖圓人  
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畫唐吟老愈竒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  
中去何不遽遽夢裏歸

秀峰插天下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  
公往葛陂龍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四首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

千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杯索賭計茫然也知漢北餽  
糧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麼空歸在  
何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碁夜眠還有不應時時巖橋畔船  
辭枕冷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



調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在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總未親說似隨緣耿  
長老這回住院且繇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燄流我亦輸君聞  
早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媧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

如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永無痕  
鏡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  
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艮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



之獲歛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  
養也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麤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  
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栢水爲糧自療饑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  
休地不在神龍起螫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簷蔔正催花南風借與迎

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任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  
幽寂閉戶勘書花滿廳

郭宰爲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恓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  
付與新租滿碓不言饑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濶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



九川文集 卷八  
三三  
湫任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寺寺簷花院院鐘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窈窕廊

陰裏攏袖疎槌答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

三峰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二首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

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竒峰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

親切要看烟雨澹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卽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

縮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

江上不許朱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



九心文集 卷八  
特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二首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盡問深  
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竒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况自清  
如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  
妙訣睡長留日住簷牙

送王宗卿二首

米多糠少賀豐登蓮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  
瑞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違曾閱膝前勞翻得龔黃意外褒但使親年多  
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二首

聞說莆中方武成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  
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峰謾呼賈島爲



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二首

三嶺描成翠骨堆  
一川罨畫綉徘徊  
三年塵土無人識  
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  
尋常風景不堪論  
等於天壤中間住  
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峰斜轉斗光寒  
千仞飛來雁影寬  
生怕被君題寫盡  
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  
浪蕩空多未許春  
放出江邊無數橘  
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  
未多詩卷少人看  
惜錢嫌貴不催買  
忽到雞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

錢界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  
珠走錢流義自通  
認得徐家生活句  
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  
擊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  
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  
老大蒼松無語對修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鸚鵡收聲避鸚鵡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  
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橐弓聽樂心肝盡拔劍論功目眚豪鳴鳥不聞千  
仞遠搏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凱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  
公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



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客木不斲林只今春車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  
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  
清宿酒晚雲收盡月痕  
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  
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  
求二頃向來三月決歸  
耕

水心文集卷之八終



程